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于公案 第四十一回 打米篩皮匠實招 設巧計顧進授首

且說賢臣手指篩籬大喝：「你還是誰家之物？」那篩子如何答應？賢臣大怒，吩咐：「青衣，把篩子拉下重責三十大板！」青衣拿下，與打人一樣，瞧看軍民衙役多人暗笑。打完篩子，賢臣說：「人來，拿篩子驗看！」登時拿起篩於，留神瞧看，上堂跪稟說：「小人看篩籬之下有許多白面。」賢臣聞聽，說：「你且下去。」手指皮匠，冷笑大罵：「賊人，聽本院吩咐，篩籬既非張申之物，如何打出面來？實犯情真，你還是耍賴，還是認罪？」彭榮聞聽，下邊磕頭說：「小人該死，情願實招領罪！」賢臣微微冷哂，吩咐：「快把這刁奴才重打二十！」青衣喊堂，將彭皮匠推下，打完放起。賢臣手指凶徒說：「彭遇榮，從今以後，務要洗心，再不可胡為，若要再犯，本院案下定然處死！」「小的知道！」賢臣便叫衙役將篩籬交與張申領去。公事方完，就有跟隨馮賢、顧進的兩個差人跪倒。朱升、尤用開言回話：「小的奉大人之令，前去跟聽，今將顧進、馮賢帶來聽審，顧進說大人善斷無頭之事，今日審的糊塗，兩傘雖不得白訛，現被弄開，得把氣平。」尤用說：「小人跟定馮賢走，他說顧進生心訛傘，說大人不與出氣，兩傘撕為兩斷，主何情由？這是小的聽的，不敢不為稟明。」賢臣聽罷，微微淡笑，吩咐：「帶進兩人問話。」不多時，戰兢兢上堂跪倒。賢臣下叫：「顧進，你妄訛兩傘，本院差人跟聽，情由聽出，事犯情真，萬惡刁奴，你還有什麼辯處？」兩人不住磕頭說：「小的們萬死，求大人寬恩！」馮賢說：「小的背地胡言，還求大人饒命！」賢臣吩咐：「馮賢，你們原本無罪，本院撕傘原係試探。

顧進愚民不知緣由，抱怨幾句，本院姑開恩不究，今罰顧進出去買傘賠你。」說罷，吩咐將顧進重打二十大板，罰買兩傘賠補。馮賢枷號，轆門示眾。

賢臣公完，又聽衙前人聲喊叫：「冤枉！」吩咐：「人來！

帶進聽審！」不多時，帶至公堂。賢臣觀看，說：「開鎖！」跪在下面，賢臣說：「告狀人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小的名叫浦顯。」「你既有冤枉，為何不寫狀子。」浦顯聞聽說：「小的已有呈狀。」取將出來，遞與門子，放在公案。賢臣閃目觀看一遍，大叫：「浦顯快訴，若有虛言，本院一定重處！」浦顯說：「來告岳公石弘同女兒，要上別方，嫌貧愛富，設下牢籠，因此喊冤，伏乞恩天判斷。」賢臣伸手拔簽，吩咐：「朱升、尤用，速拿石弘聽審！」公差手執火票硃簽出衙。只見打東來了個老者，朱升眼望尤用說：「奇！你瞧這個人倒像前來告狀的，不免招呼一聲。」說罷，口呼：「老者，這裡有禮了！」那老者聞聽，打量了打量，像是兩個公差，連忙還禮。朱升說：「請問尊名，到此何事？」老者說：「實不相瞞，小老兒名叫石弘，特來告狀。」尤用說：「請問老者，所告何人？」老者說：「小老兒告的女婿浦顯。」朱升、尤用冷笑說：「實不相瞞，令婿已經將你告上。」說著，就把老頭鎖起，不由分說，帶到衙門。尤用帶定石弘，朱升進衙回話。賢臣吩咐：「把石弘帶來聽審！」去不多時，帶至丹墀跪倒。口尊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石弘叩頭。」賢臣一見動怒，就問：「你為何愛富嫌貧，將你女兒嫁與別姓？快些說來，免得受苦！」石弘跪爬半步：「青天容稟，小的家住房山縣石家莊上，姓石，名弘，年五十歲，曾與浦九作盟，與女兒成婚。過門三年，浦九身亡，家財遭火，母子二人苦度春光，女兒來家探母，留祝次後聞他婆婆有病，女兒實不知情，去遲得罪。小的八月十二將她送去，三天之後，音信全無，兒子亦無回家，或被殺死，也未可定。至於小的嫌貧愛富，並無此事。老陳婆替兒嫌婦，卻是真情，小的若有虛假，過往神靈監察分明。」石弘言罷，不住磕頭，口尊：「青天作主！」賢臣吩咐：「帶浦顯上堂！」浦顯跪在下面，賢臣便問：「浦顯實說，本院好與你判斷。」浦顯手指石弘說：「老兒，大人的案下，這愛富嫌貧，可是你做的麼？」石弘說：「小畜牲，替兒嫌婦，可是你母親陳氏做的麼？不知賣與何人為妻？」二人胡賴，就嚷成一處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